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书”是儒家的经典，也是儒生士子治学修身的必读书，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秘书工作》杂志曾于2022年第3期、第11期，2023年第1期分别刊文介绍《孟子》《论语》《中庸》，本期我们邀请山东大学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撰文解读《大学》，供大家参考。

《大学》之道的现代阐释

◎文/ 翟奎凤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强调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总书记所引用的话出自《大学》。《大学》本是《礼记》里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由于理学家的推崇，与《中庸》《论语》《孟子》一起成为新的经典系统——“四书”。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四书”汇集形成的标志。《大学》的主要内容，学界一般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有学者认为《大学》“三纲领”“八条目”非常有力地表达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对“三纲领”的基本理解

所谓“三纲领”即《大学》开篇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个方面概括了整篇《大学》的宗旨。

“明明德”为《大学》首义，它在《大学》里出现两处，另一处表述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可以说整篇《大学》就是“明明德”三字的展开。“明明德”，前一个“明”是动词，明了的意思；后一个“明”是形容词，光明的意思。“明明德”就是要明了自己本有的光明德性。传统儒学多认为，这句话肯定了人

人都有光明的德性，由于受气质之性和后天利欲心的蒙蔽，本有的光明德性得不到很好的显现，学习就是打破蒙蔽，豁显内在光明德性。

人的明德来自上天。朱熹自己解释“明明德”时说：“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就是说人人本自有虚灵不昧的光明之德，只是为气禀、欲望所遮蔽，有时就会昏昧。但即便被障蔽，本体光明也不会就此窒息，本体之

明就像太阳之光，气禀欲望就像乌云，人的善性光辉是永远存在的。

“在亲民”，在古代有两种理解，一是就本字理解为与人民群众建立感情，打成一片；另一种理解是把“亲”读为“新”，“新民”就是使人民觉悟、觉醒，移风易俗，推动社会思想观念变革。朱熹支持“新民”说，王阳明支持“亲民”说，各有各的道理。朱熹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君子不但要明己之明德，还要推己及人，让众人本有的光明德性也能去除污蔽、光明起来。

“止于至善”是整个《大学》的归结点。“明明德”“亲民”高度统一，做到极致，就是“止于至善”。自己觉悟，也使别人觉悟，思想觉悟和道德实践都很圆满，就是“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高远的理想、终极的目标。朱熹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王阳明论“至善”与朱熹完全不同，批评朱熹认定“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外求，是支离。王阳明强调“至善”是心之本

体，把天理至善内置于心性中，突出心性的主体性，心外无理、心外无善。后来他又把“心体至善”与“万物一体之仁”联系贯通起来，这样“至善”即“仁体”“良知”，而且这种“仁体”“良知”有自我开显的能动性。

“八条目”的内在逻辑

“八条目”由内而外分别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条可以看作是“修身”的具体内容，皆可归为“明明德”，为内圣之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条可以看作是“亲民”或“新民”的具体展开，为外王之学。

《大学》对“八条目”中的六个条目都有逐一的解释发挥，但唯独少了“格物”“致知”的解释，朱熹根据二程的见解，作了一个补充：“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

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概括来说，“格物”就是“即物穷理”，接触事物，探究其道理、原理。人心有知道理、规律的能力，而事物皆有其运行发展的规律，人们根据已有的认知，通过实践，逐步扩充认知，由量变而质变，一旦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就是“物格”，“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知至”。朱熹这个解读看起来偏于知识论。这遭到一些儒者的批评，认为扩充知识与道德修养没什么关系。王阳明就曾批评朱熹说：“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与朱熹不同，王阳明把“格物”理解为“正心”，端正念头，“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有人批评，认为就《大学》文本来说，王阳明的解释混淆了“八条目”的内在逻辑。此外，还有学者把“格物”理解为格除物欲、去除蒙蔽。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物格”可以理解为认识到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认识到造化的真实规律和天道本体。“知至”可以理解为真知的实现，如能认识到真实情况，内心就自然真诚、无妄。“格物”的内涵应该是丰富的，包含着科学认知、道德价值、是非判断等。“下学而上达”，性与天通，“一以贯之”，这样自

然意诚、心正、身修。这些都可以视为“明明德”修养功夫的具体展开和落实。

《大学》论“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由此而言，诚意是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不要自欺欺人。诚其意，可以说就是直其心、正其心。意不诚，心表面会有很多弯曲缠绕，心就不直、不正。

《大学》论“正心”，“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有所……”是说偏滞于某种特定情绪，被某种特定情绪所困住，影响到心体“无人而不自得”的适然状态。“心不在焉……”强调心要安住当下，明觉当下，不能被某种意绪牵住、迷住、勾走而魂

不守舍。

《大学》论“修身”，“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人的认识与情感容易被遮蔽，不能全面认识事物，修身就是能理性地克服自己的认识与情感上的片面性。就此而言，“修身”与《论语》中孔子所说“克己复礼”也是相通的。

《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是《大学》功夫的枢纽，连接着内圣与外王。

《大学》把“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修身功夫的外拓实践，强调孝悌慈，家国同构是其基本思路，德性与伦理是其共同的治道基础。这一点有其合理性。也有一些学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大学》看到了家国天下的连续性，对其断裂性、差别性没有足够认识。实际上，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会看到，能齐家者未必能治理好国家。治国平天下有其复杂性，德性、能力的养成往往也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历练。《老子》第54

章就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从这里看，平天下的难度要远超齐家修身，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与齐家修身的道理不尽相同，各有各的规律和要求，故老子强调“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当然，“修身”是一切的基础。从宽泛意义上来说，儒家所说的“修身”也是多方面的，包括知识、智慧、能力、德性、意志力的养成以及心理情感的自控，等等。

《大学》中的很多观念在今天仍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大学》我们也不必盲从，《大学》里的不少观点和主张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争议和不同解释，在历史上也有学者如南宋杨简对《大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所论多非孔子圣人之道。总之，我们对《大学》应持温情的敬意，它既蕴含着能够永远发光的思想价值，有些主张也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永葆生机和活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 雷宁